張從正「苦寒發汗」治法研究

Research on the treatment principle of the "Sweat-inducing by bitter and cold herbs" established by *Zhang Congzheng*

呂凌，袁佺 *LV Ling, YUAN Quan*

（遼寧中醫藥大學，沈陽，110847）

Email: swayling@126.com

〔摘要〕「苦寒發汗」治法的理論來源於《內經》，方藥充實於劉河間，臨證完備於張從正。張從正的「苦寒發汗」治法內治有方，外治有法，重在發火邪之鬱滯而平風邪之亢盛。該治法建立在對疾病病因的正確分析和對病機的準確把握基礎之上，表現了張氏精於醫道、圓活諸法的大家風範。「苦寒發汗」治法不離中醫學辨證論治的准繩，是中醫學整體內容中的重要構件和寶貴財富，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並將其發揚光大！

〔關鍵詞〕張從正 苦寒發汗 治法研究

張從正，字子和，以「攻邪論」為其代表學說，為「金元四大家」之一。張氏一生勤於診務，於中醫理論亦有精妙見解，在其代表著作《儒門事親》中指出「病由邪生」，故可「攻邪已病」。張氏治病，以汗吐下三法為代表，認為「聖人止有三法，無第四法也」。在對汗法的認識和應用中，張氏提出了「苦寒發汗」一說，實啟先哲之未明，而全後學之精思，值得我們用心思考。

1 「苦寒發汗」治法的源流

1.1 「苦寒發汗」理論源於《內經》

苦，為五味之一，五行屬火；寒，為藥性之一，作用趨於下行。汗法屬於中醫臨床八法之一，主要用於宣發肺衛，祛邪外出。《內經》中有許多關於汗法的論述，如《素問·玉機真臟論》云：「今風寒客於人，使人毫毛畢直，皮膚閉而為熱，當是之時，可汗而發也。」指出了汗法的使用原則和依據。《素問·陰陽別論》曰：「陽加於陰謂之汗。」說明了汗法的作用機理。[1]一般認為，汗法大多用於外感表寒之病證，用藥多以辛甘發散為主。此說固然確鑿，然而從汗法的機理着眼，對於寒邪為患的熱證，選擇辛甘之藥以陽加陰，可汗而解表；但對於熱邪為患的熱證，辛甘之藥恐未合病機。《素問·六元政紀大論》指出「凡此少陰司天之政，……，歲宜咸以之，而調其上，甚則以苦發之」，《素問·至真要大論》指出「火淫於內，治以咸冷，佐以苦辛，以酸收之，以苦發之。……火淫所勝，平以酸冷，佐以苦甘，以酸收之，以苦發之，以酸復之，熱淫同。」說明以苦寒之藥治療火熱之邪為患的病證，亦可收發散邪氣之功，是為「苦寒發汗」的理論基礎。

1.2 「苦寒發汗」方藥創於河間

金元時期，中醫學術上頗多創見。作為河間學派掌門人的劉完素，認為「火熱」為外感六

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 All Rights Reserved

淫和五志過極為病的核心病機，臨證上主張以寒涼之劑抑陽瀉火。對於表證發汗之法，劉氏指出「如世以甘草、滑石、蔥、豉寒藥發散甚妙」，明確提出了辛涼解表法和代表方劑防風通聖散。

防風通聖散由麻黃、防風、白朮、白芍、桔梗、荊芥、當歸、石膏、薄荷、大黃、芒硝、滑石、黃芩、連翹、川芎、甘草和生薑組成，用於治療表裏俱熱的病證。該方既從氣分清表熱，又從血分瀉裏熱，使周身氣血流暢，無有鬱滯。[2]後世醫家王好古指出：「劉氏用藥，務在推陳致新，不使少有佛鬱，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，醫不如此，是無術也。

1.3 「苦寒發汗」治法詳於從正

張從正私淑劉完素的學術思想，認為氣血以流通為貴。在汗法的論述中，張氏明確提出了「苦寒發汗」治法，且論述頗詳。

《儒門事親·卷二·凡在表者皆可汗式十五》指出「風寒暑濕之氣，入於皮膚之間而未深，欲速去之，莫如發汗。.....然發汗亦有數種。.....寒涼亦能汗也。.....如大柴胡湯、小柴胡湯、柴胡飲子，苦寒之藥也。.....以《本草》校之，.....黃芩、知母、枳實、地骨皮，其苦而寒者乎；前胡、柴胡，其苦而微寒者乎；.....皆發散之屬也。」這段論述十分精辟，說明汗法的目的是發散散入於皮膚之間尚未深入的邪氣。由於邪氣有風寒暑濕的不同，所以在臨證時要審因論治，對於風熱、暑熱和濕熱之邪，可採用苦寒發汗的方法進行治療。

需要強調的是，張從正「苦寒發汗」法的根本目的是發散外邪，即給病邪以出路，以達到邪去正安的目的，而且張氏臨證頗多變通，未必完全用苦寒之藥物和方劑，只要是用苦劑或寒涼的方法發散熱邪，都可視作「苦寒發汗」法的範疇，此正如《儒門事親·卷三·九氣感疾更相為治衍二十六》所指「寒可以治炅，炅在外者，以清房、涼榻、薄衣，以清劑汗之；熱在內者，以寒飲、寒劑平之」。

2 張從正「苦寒發汗」治法探析

2.1 「苦寒發汗」以發火之鬱

《儒門事親·卷六·熱形》記載了一則假寒證病案：一位婦女身冷脈微，喜食沸熱粥飯，夏季時厚衣戴帽蒙首仍覺寒冷，泄注不止。常年服用乾薑、附子、硫黃等燥熱之劑維持健康，稍用寒涼藥食則病情加劇，如此三年不愈。從正診其兩手脈，皆如繩有力，一息六、七至。於是以涼布搭心，次以新汲水淋其病處，即使患者呼叫無狀，仍令人持之以冷水淋其三四十桶。於是大戰汗出，昏困一二日諸病皆除。

《素問·六元政紀大論》言「火鬱發之」，唐代王冰注云：「發謂汗之，令其疏散也。」本案屬「苦寒發汗」外治法的範疇，辨證的關鍵是寒與熱。雖然患者的病史和臨床表現以寒證為主，但《脈訣》有云「六數七極熱生多」，故舍症從脈而斷為熱證。心主火，又熱者寒之，故從正囑人「以涼布搭心」且「以冷水淋其三四十桶」，終得戰汗而解。由此可見，張氏的「苦寒發汗」法是包括多種治療手段的綜合療法的概括，是對諸多治療方法提綱挈領的分類，這種綜合治療的方法是中醫整體觀在治療上的體現。[3]因此清代王孟英「自苦以來，善治病者，莫如戴人」的評價並不為過。

2.2 「苦寒發汗」以平風之勝

《儒門事親·卷六·風形》記載「南鄉陳君俞，將赴秋試，頭項偏腫連一目，狀若半壺，其脈洪大。戴人出現。《內經》：面腫者風。此風乘陽明經也，陽明氣血俱多。風腫宜汗，乃與通聖

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P All Rights Reserved

散，入生薑、蔥根、豆豉，同煎一大盞，服之，微汗；次日以草莖鼻中，大出血，立消。」[4]

本案為「苦寒發汗」內治法結合放血療法的代表。通聖散為劉完素所創制的表裏雙解之劑，可以散風鬱，開結滯，宣通氣血，用於表證而兼有內熱之人。張從正私淑劉完素之要旨並加以發揮，在微汗散邪的同時加以放血療法，使方與法合，效如桴鼓。對於放血療法，張氏認為「出血之與發汗，名雖異而實同」，即砭刺出血之法同樣可以發泄逐邪，疏風宣毒，通經散癖，決壅瀉火，清靈苗竅，且取效更捷，符合「血實者決之」的原則。[5]

綜上所述，張從正的「苦寒發汗」治法建立在對疾病病因的正確分析和對病機的準確把握基礎之上，是汗法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是包括藥物、漱、洗、放血等方法在內的綜合性治療方案，表現了張氏精於醫道、圓活諸法的大家風範。其論遙承經旨，有理有據；其方源於河間，方藥賅備；其法驗於臨床，效如桴鼓。「苦寒發汗」治法火離中醫學辨證論治的准繩，是中醫學整體內容中的重要構件和寶貴財富，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並將其發揚光大！

參考文獻：

〔1〕張國華．汗法源流探析[J]．浙江中醫雜誌，1997，11：499-500．

〔2〕吳利利．從防風通聖散論劉完素治療火熱病思想[J]．中醫學報，2011，26（156）：570-571．

〔3〕儲全根．張從正汗吐下三法新識[J]．中國醫藥學報，2002，Vol．17（3）：139-141．

〔4〕王待麗．儒門事親[M]．北京：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，2011：122．

〔5〕成國春，喻松仁．張從正外治汗法案例探析[J]．中醫藥臨床雜誌，2011，Vol．23（3）：201-202．

（編委：陳維華審校2016.07.07）

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
Copyright HKRCMP All Rights Reserved